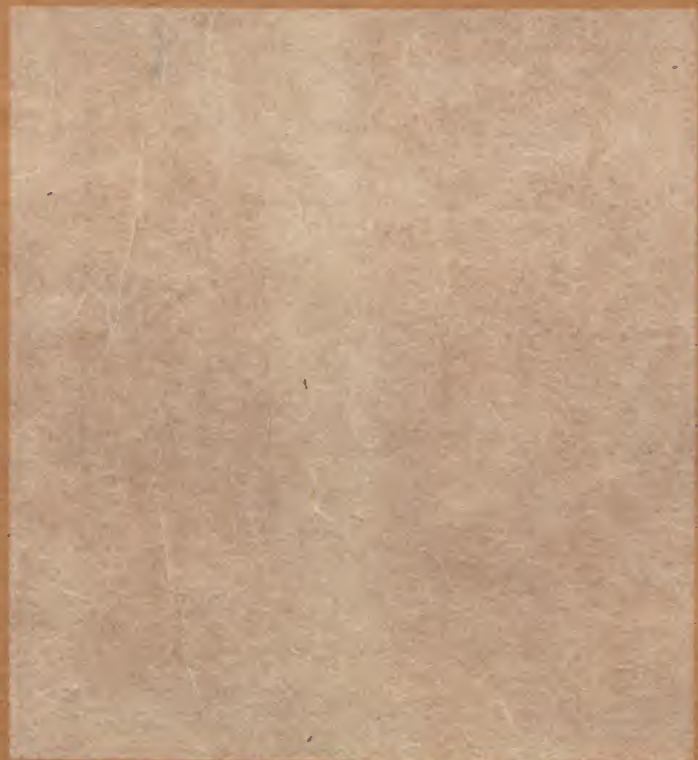


五倫書

卅九之四十二



庫	文	閣	內
天	二	六	漢
九	三	五	書
函	一	七	
一	三	號	類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57
冊數	22 ( 14 )
函號	299 10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五倫書卷之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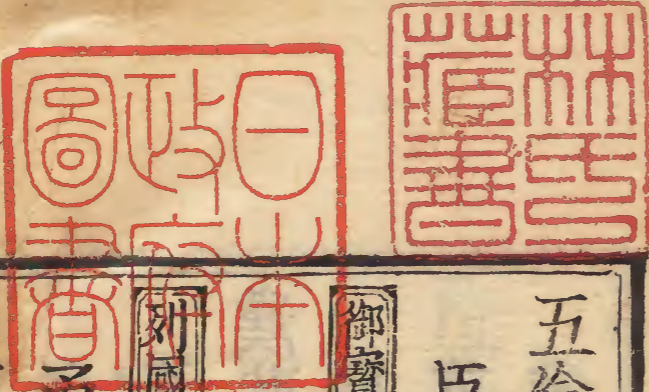
臣道

御覽善行

備荒

衛子路為溝令備水火與民春脩溝瀆為人煩苦故  
 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  
 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  
 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食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夫子使  
 易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  
 也由也不受孔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  
 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

淺草文庫



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罪不久矣子路心服

魏李惲為文侯臣作平糶法必謹視歲上中下熟夫熟則上之人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定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飢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飢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至貴而民自足國以富強

漢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以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糶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糶以利

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隋長孫平為度支尚書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

唐戴胄貞觀初為尚書左丞建議義倉之策太宗從之其制自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計所糶曰賑稅二升其粟麥杭稻之屬各依土產所在立倉貯之年穀下登百姓飢饉則開倉賑給

永知益州以其地系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則民必  
凶年米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

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  
矣為永制其後雖時有災饑米甚賈而益民無餘色  
者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買舟諭之  
曰民將無食爾等唯以所貯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  
吾為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  
境內民不知也

吳遵路知通州明道末天下蝗旱乘民未飢募富者得  
餞幾萬貫遣人航海糴米於蘓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  
採薪芻官為收買以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元價易  
薪芻與民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

蔬日與飯參俵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顛歸者具舟續  
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歲凶  
曾鞏為越州通判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甲居  
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  
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  
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  
為平又出錢易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  
事賴以不乏

朱熹主崇安縣簿縣立社倉下所請官米六百石以為  
本而排年取息二分歛散以時各有明法或遇小歉即  
之半大飢即盡蠲之本則如故其後本米還官

米猶計三千餘石遂定為久計更不敢意每石  
耗米三升人皆便之

災

虞伯禹為司空舜命禹治洪水禹乃乘四載勞身焦思居  
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  
山當是時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鳥獸之害人者消稷  
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然後丞民乃粒萬邦作乂

**列國** 宋樂喜為司城宋災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  
塗大屋陳畚揭具繩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  
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隊正納郊保  
奔火所使華閱討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

樂過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  
甲兵龙武守使西鉏吾龙府守令司官巷伯徹宮二師  
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鄭子產為大夫鄭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  
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官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  
于太宮使公孫登徙太龜使祝史徙王祐于周廟告于  
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官出舊官人  
實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  
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  
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墉書焚室而寬其征  
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

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還  
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  
傷米早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登河內  
倉粟以振貧民請歸伏矯制皇帝賢而釋之  
王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  
堤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患尊躬率吏民祀水神河伯  
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  
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  
走唯王薄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環不為  
災吏民壯尊之勇節奏上其狀朝廷嘉之增秩中二千  
石賜黃金二十斤

黃香為魏郡太守志存憂濟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  
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  
貸荒民獲以全

隋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飢穀米湧貴須陁將開倉賑給  
官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百姓有倒懸之急  
如待報至當奈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乃先  
開倉而後上報

唐裴耀卿為宣州刺史時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  
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  
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州人  
為立碑頌之

姚崇 崇徽令山東蝗崇遣御史督列縣捕而奏之議  
老以爲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  
生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玄宗從之盧懷  
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  
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  
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其後山東蝗復大起復命捕  
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脩德以禳之劉  
聰時嘗捕埋之爲害益甚拒不從命崇牒若水曰劉聰  
僞王德不勝狀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  
境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勅使者察捕蝗者  
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張延賞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徙吏禁之延賞曰食  
者人恃以活扣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乃具舟遺之又  
敕吏爲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

宋張詠知杭州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詠悉  
寬其罪官屬執言不可詠曰錢唐千萬家餓殍如此若  
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取爾當痛繩  
乏境內卒以無擾

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  
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  
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  
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

請受<sup>テ</sup>卒五日輒遣<sup>テ</sup>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  
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sup>テ</sup>沉民擅取死  
者為<sup>テ</sup>大家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sup>テ</sup>  
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仁宗聞之遣使<sup>テ</sup>  
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  
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菜為疾疫反相踣藉或待  
哺數日不得粥而作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  
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

韓琦仁宗時益利路飢以琦為體量安撫使琦至蠲減  
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策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  
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撤劔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

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  
十六萬餘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  
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錢不職吏罷冗役七百  
六十人為餽粥活飢人丁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  
來更生我也復知揚州徙定州兼安撫使賑活飢民數  
百萬爾書褒激鄰道視以為準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  
以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  
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之從也後為兩浙轉運副使  
錢唐江簞石為堤堤再歲輒壞堯佐令下薪實土堤乃  
堅又移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為築堤植柳萬



本作柳溪民賴其利

蘇耆克陝西轉運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  
京東轉運司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  
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耆曰陝  
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柰  
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  
繫於君無内外之別柰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  
耶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聞而嘉之  
范仲淹領浙西吳中饑殍殪枕路仲淹發粟及募民存  
餉為術其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縱民競渡大  
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名諸佛

寺王者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後於  
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奏刻  
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  
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  
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  
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  
流徙皆仲淹之惠也

程顥主江寧上元簿攝邑事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  
府守稟於漕然後計上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  
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  
歲則大熟

范純仁知慶州饑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純仁欲發常  
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侯奏請得旨而後散純仁  
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  
罪時一路存飢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  
有以繼會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  
食之餘純仁令官糶所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  
種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艱耕布種甚廣遂  
大有年

趙抃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者十五  
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  
米者在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

民無飢者抃治民所至有聲

蘇軾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  
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拒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泄城將敗  
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  
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人武衛  
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  
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涂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  
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長  
百起越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  
人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版  
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

久知杭州歲遇大旱飢疫並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  
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  
入旱之苦又作饘粥藥劑遣吏按醫分坊以治  
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  
乃哀羨緡得三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因作病坊  
蓄錢糧以待之秋復大雨湖水泛溢害稼軾度來歲必  
飢復請于朝免上供米半以備來歲出糶朝廷皆從之  
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滕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飢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  
為糶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名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  
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

萬人

鄭驥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通賦不少  
貸驥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驥曰若令約二稅  
為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  
屈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大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  
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  
否驥條析利病力止之卒不困於民

洪皓為秀州錄事州大水田不沒者十之二流冗塞路倉  
存已賑救策會浙東緡運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  
解運使陳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  
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中道而

正則如勿揀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亡何廉  
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亡  
者作 千具以對孝竭曰違制抵罪得為君脫之且厚  
賞呼吏書奏皓曰免民幸矣安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  
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得至麥  
秋民相攜以歸

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  
秀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  
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  
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塚泣  
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德秀慰

而遣之

元張弘範初守大名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  
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為朝廷  
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世祖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  
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  
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亡則歲有租收非陛下大倉  
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董秉直至正間任衛輝路總管時秋七月蟲螟生秉直  
儻下 蝗祠蟲皆自死又歲大饑人相食死者過半秉  
直出澤水倡富民分粟餒者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  
以葬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具

言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

日

國庫賸 漢中府知府多善政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

孔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最是時府倉儲糧

十餘萬石震與僚屬謀曰民飢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

廩糧儲尚多吾欲發以貸民賑其飢荒俾秋熟還倉且

易陳為新何如眾以為然即日發倉令民受粟且以取

秦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多來歸者震皆令占

宅自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活者甚眾因籍為民得數

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後以事被逮至京

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

理財

列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相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

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

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

刑法刑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

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

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

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

實

唐楊隆豐歷州敕史善檢督吏以嚴辨自名開元初為太

府卿封弘農郡公時鄉府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

巨道卷三十九

密出納雖尋夫皆自按省歲常省數百萬  
劉晏代宗時為戶部侍郎領度支晏常以羨補之人不  
加調而所入自如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徇相望規報  
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國家  
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辨集衆務在於  
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用之其勾檢簿書出  
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  
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  
給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  
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  
告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於豐處賣之知

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  
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  
弊流殍然後賑之也晏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於出  
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在其所之其去鹽鄉遠  
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賣則減價鬻之謂之常  
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由是國用充足  
韓滉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  
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  
御下嚴明吏不敢欺倉庫蓄積始完

宋陳恕為鹽鐵使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為三司  
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懇閱之第為

王堯臣仁宗時朝廷理趙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大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及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王司使之才以恕為稱首

王堯臣仁宗時朝廷理趙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使者皆加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菜果皆加稅而用不足堯臣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在臣者何如由是帝一聽其所為堯臣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太體

者然後以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昔十五人更薦用才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百萬又明年以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

元耶律楚材太祖時有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千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帝至雲中十路

咸進廬籍及金帛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  
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  
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為陛下用帝嘉其謙  
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巨細皆先白之

五倫書卷之三十九

五倫書卷之四十

臣道

御寶善行

水利

虞伯禹作司空時洪水為害禹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  
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  
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  
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  
海蟠宗道漾東流為莫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  
海岷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逆水

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



東地比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渠沁水東流為濟入

水至于海又東北會于

海渠自并杜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入于河道落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陔四海會同

列國魏西門豹文侯時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溉

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以給足

魏史起襄王時為鄴令以鄴之田寇由漳水在其旁不知用也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為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為鹵今生稻梁韓鄭國為水工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併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秦李冰為蜀守行部至湔山見水為民患乃作二石人以水作五石犀以厭水

灌漑 水旱之憂

漢鄭當時為大司農言於武帝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漕上

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

至河三百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

萬餘頃又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

關中之地得穀帝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

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

白公為趙中大夫武帝時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

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渠成因

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洫起水門

堤閘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二萬頃民得

其利畜積有餘又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

防紛爭

鮑昱永平中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

三十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

以殷富

張禹元和中為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陂傍多良田

而堙莫脩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

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

之千餘戶其居成市後歲至陂千餘頃民用温給

用太守郡有陂陂已廢晨欲脩復之聞許

之揚舉以勸力晨大悅署揚為都

水掾使典其事揚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

其使累歲大稔魚稻之利流行他郡

三國魏鄭

太守郡界一濕患水滂百姓飢乏渾

縣界與陂邊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

地勢低下宜灌溉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

遂躬率吏民立功至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

倍常民賴其利號曰鄭陂

晉杜預為安西軍司鎮襄陽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

百里此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河實為險

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

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又脩召信臣遺迹激用

湓消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

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

南宋劉義欣為荆河刺史治壽陽時土境荒毀百姓離散

義欣隨宜緝理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夏秋常苦旱

義欣遣人循行脩理有舊漕引澗水入陂代木開榛水

得通徑由是豐稔

隋薛曾為交州刺史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溢大澤

中曾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

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兌渠

為行軍總管文帝徵為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

渠引渭水徑大輿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

賴之名曰富人渠

唐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舊有河久廢塞大鼎浚治屬  
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  
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武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  
漳衛三河分泄夏潦水不為害民甚便之  
姜師度為易州刺史治厠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  
武帝故迹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玄宗時進河中尹  
安邑鹽池涸廢師度大發卒泚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  
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泚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闕河以  
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餘屯帝嘉其功  
下詔褒美

薛平為鄭滑節度使德宗時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

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往請魏博節度使  
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道二  
十里以醜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  
宋洪遵知太平州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曲盡其方  
歲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饁恩意傾盡人忘  
其勞圩成民享其利後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勢不受  
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內陂湖最宜早治令耕者出力  
田王出穀凡為公私塘堰及潮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  
民德之

趙昌言知天雄軍大河貫府境豪民時芻蕘圖利誘奸  
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丁日隄吏告急命徑

取豪家膏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奸利者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貧士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衆股粟赴後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

張綸為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傍銅鉅石為十礎以泄橫流秦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昆民由綸方議脩復論者難之以為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邪

表三請願身自臨後命燕權知秦州卒成堰復墾戶二千六百州民利之為立生祠

范仲淹監西溪倉時以通泰海三州湖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以衛民田詔從之以仲淹為興化令專掌後事既成民享其利

趙尚寬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曠人稀賦不足以充後尚寬乃按視圖記得名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受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為膏腴增戶

萬餘

陳襄知常州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為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踰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旱有溉歲復豐穰

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河決壞滑州堯佐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勸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因號其堤為陳公堤蔣之奇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脩水利以給食如楊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用

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後又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

蘇軾知杭州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封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湖湖獨多於河行關閘中三年一洶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下河受江湖以鹽橋下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湖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麥湖中而收其利以備脩湖杭

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北璆至首命  
脩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溉肩田百  
萬頃久廢弗脩田萊以荒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復竟受  
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堰所

元烏古孫澤世祖時為海北海南廉訪使以雷州地近海  
潮汐齧其東南陂塘隳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曠宜為  
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  
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場三溪瀦之  
為斗門七堤場六以制其贏耗驪為渠二十有四以達  
其注輸渠皆支別為圃設守視者時其啓閉計得良田

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為膏土

月赤察兒為宣徽使至元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  
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  
廣濟渠可直泊於都城之匯世祖亟欲其成又不欲役  
細民勅四怯薛人及諸府人專其役度其高深畫地分  
賦之刻日使墾工月赤察兒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  
即所賦以倡趨者雲集依刻而成賜名曰通惠河公私  
便之世祖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其衆成不  
速也

徹里至元間改江浙行省平章事江浙稅糧甲天下平  
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什六七而其地極下水鍾為

震澤震澤之注由吳松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  
封土為田水不通由是浸淫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  
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  
工民獲其利

屯田

漢鼎錯為太子家今文帝時匈奴數為邊患錯言陛下憂  
邊境發卒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  
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為之高城  
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  
乃募民之欲往者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粟食能自給  
而止如是則邑里相扶助赴胡不避死且使遠方無屯

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帝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

趙充國以後將軍將兵擊先零叛羌楊玉至金城上言  
於宣帝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為擊之不便  
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  
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繕鄉亭浚  
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  
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  
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因條  
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一事帝嘉納之詔罷兵留充國屯  
田湟中明年羌斬楊玉以降



三國魏鄧艾為尚書郎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上元今  
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  
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  
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  
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  
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  
無不克矣

南宋徐孝嗣明帝時為尚書令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  
孝嗣表立屯田畧曰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  
漕運艱澁聚糧待敵每苦不周臣北訪故老淮南舊田  
及平原尤多今邊備戍卒衆資餽運士多飢色臣欲使

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郡縣主帥以下悉分  
番附農至於徐兗青豫荆雍各當規度勿有所遺別立  
主曹專司其事歲終論其殿最明其賞罰此功克舉弘  
益良多事奏見納

唐竇靜權并州大總管府長史高祖時突厥數為邊患糧  
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饒運帝從之歲收粟十  
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太宗即位授司農卿  
婁師德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率士屯  
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餽和糴之費武后降書  
勞之  
韓重華憲宗時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轉運使初

振武軍吏請闕告飢帝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故命重華  
為使重華至請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  
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  
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  
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  
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

宋何承矩累遷知滄州節度副使時契丹撓邊承矩請於  
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  
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為屯田以遏敵騎  
之奔軼俟暮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闔即播為稻田其緣  
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成此地

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  
力以助國經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  
也太宗嘉納之

韓琦知并州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  
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火山之比多廢壤琦以為此  
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為所有矣遂請距  
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  
六百頃

范仲淹為戶部郎中兼知延州時延州諸砦多為元昊  
所陷仲淹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  
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組

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糶計之三又脩承平承  
平等若稍招還流亡定堡鄣通斥候於是羌漢相踵歸  
陳規高宗時守德安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  
之制令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  
立堡若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棄時田作射士皆分  
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  
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  
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  
皆不更置官吏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諸鎮  
元脫脫為丞相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

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鄉而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  
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  
利立法佃種歲乃大檢

五倫書卷之四十

五倫書卷之四十一

臣道

御寶 善行

秦使上

周王孫滿事定王時楚子觀兵於周王使滿勞楚軍楚子  
 問鼎之大小輕重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鑄鼎象物  
 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  
 遷於周天祚明德有斯底止成王定鼎郊廓上世三十  
 卜年八百天祚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  
 可問也

列國屈完為楚大夫時齊桓公率諸侯之師伐楚楚使完

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公陳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公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完對曰君惠微福於弊邑之社稷臣收寡君寡君之類也公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公遂與完盟于召陵

臧文仲仕魯因歲饑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珍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遂使文仲以幣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存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

公之命祀職貴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曠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王而與之糴

展喜仕魯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喜犒齊師齊侯求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弊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忍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九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臣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祖之功我幣邑  
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  
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西乞術自秦來聘魯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  
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  
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  
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  
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  
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  
陋矣厚賄之

賓媚人仕齊齊晉戰于鞍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

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師對曰蕭同叔子非它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  
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  
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  
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及先王則不義何以  
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  
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後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

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  
祿諸侯何言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威師徒撓  
敗吾子惠徵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  
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皆城借  
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  
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匿也子若不許雖我必  
甚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  
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詐之對曰羣臣帥賦  
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  
不唯命是聽

厥由吳子之弟也時楚子伐吳以闕至於雒泅吳子使  
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鬻鼓王使問焉曰上來吉乎  
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上之以守龜曰余亟  
使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  
之龜地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  
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然震雷焉怒虍執使  
臣將以鬻鼓則具知所備矣敝邑雖蕪若早脩完其可  
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  
使臣獲鬻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  
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減一不其誰能當之城濮之  
珉其報在郊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晏嬰仕齊聘於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其有故也嬰至孔子問之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一今君行疾臣敢不趨君受幣也卑臣敢不跪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焉賜何足以識禮哉○嬰聘楚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使人縛一人從穀前過伴問之此何罪也左右荅曰此齊人也今犯盜王謂嬰曰齊國善盜也嬰荅曰臣聞江南生橘江北為枳土地使然也臣察此人在齊不為盜今來楚為盜亦土地使然也楚王大慙

王孫圉仕楚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

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貝而道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翫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議制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王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龜足



以憲滅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  
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材用則寶之若夫譁器之  
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芊尹蓋仕陳陳侯使爲上介從公孫負子往弔吳之被  
楚兵負子及良而卒蓋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  
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  
之憂寡君敢辭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  
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  
感大命隕遂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  
使人曰無以尸造干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  
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平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  
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  
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  
穢虐士備使秦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  
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藺相如仕趙時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  
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太  
臣謀欲與璧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  
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繆賢以相如有智謀宜  
可使惠文王召相如問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寡人璧  
可與否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

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與  
璧而秦不與趙城曲在秦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  
無人臣請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  
璧歸趙惠文王遂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  
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相如相如持  
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因曰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  
大國乎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  
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璧睨柱欲擊秦  
王恐其璧破乃辭謝相如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  
傳寶也大王宜齊戒五日臣乃敢上璧秦王許之相如  
度秦決負約不償城乃使人懷其璧從間道歸于趙相

如既得歸王以為賢使不辱於諸侯乃拜為上大夫  
趙倉唐仕魏為舍人時文侯封太子繫於中山三年使  
不往來倉唐請使以問於是乃遣倉唐縶北大奉晨鳧  
獻於文侯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召倉唐而見之  
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拜送書於庭文侯曰子  
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  
之賜斥帶則不更而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  
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  
風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  
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

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復太子擊毛遂與平原君勝及門下士十九人至楚欲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今日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王叱曰胡不下吾與爾君言汝何為者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

叱臣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理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合從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王曰先生之言是也遂定從而還淳于髡仕齊楚伐齊威王使髡之趙請兵賚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王曰笑有說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

奢故笑於是王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兒辭而行趙大發兵楚人聞之而去兒又為齊獻鵠於楚道失其鵠兒揭曰龍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水上臣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水乃飛去吾欲死之恐人議吾王以鳥之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奔赴他國痛吾兩王使不通也故來服罪楚王曰善齊國有信士

漢陸賈以客從高祖名有口辯常使諸侯及高祖定天下南海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賈至南越佗魁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

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項羽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疆漢王起巴蜀誅項羽天子聞汝王南越欲移兵而誅王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遣臣授王印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于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人殺王降漢如反掌耳於是佗蹶然起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遂拜受印為王稱臣以奉漢約賈乃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蘇武天漢二年為中郎與其副張勝常惠等持節送匈奴使還既至匈奴單于將殺武等使衛律召武等受辭勝惠降武謂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

引佩力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不得死單于吐其節衛律  
說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太恩賜號撫王富貴如  
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武罵律曰女畔王背親為降  
虜於夷狄何以女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  
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  
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  
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  
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復使  
李陵說武曰足下終不得歸漢汝之兄弟已死太夫人  
亦不幸婦年少已嫁矣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  
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以自苦如此武曰武父子亡功德

皆漢天子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今得殺身  
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子  
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其後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  
親求武得歸武凡留匈奴十九歲元始六年至京拜典  
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田二十頃宅一區  
馮奉世宣帝元康元年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歸國會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攻殺王自立并殺  
漢使者畔漢楊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奉世計以為不  
亟擊之則莎車日強難制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  
兵合萬五千人攻拔莎車城呼屠徵自殺傳其首詣長  
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

蒞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而還帝甚悅以奉世  
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陳湯元帝建昭三年為西域副校尉時郅支單于常殺  
漢使侵橫諸國乃遣湯與甘延壽使西域湯謂延壽曰  
郅支單于結怨諸夷屈辱漢使朝廷患之久矣若舉屯  
田吏士并發烏孫兵直抵城下千載之功可致也延壽  
然之因矯制發諸國兵胡漢四萬餘騎置官吏乃上疏  
自刻矯制之狀因分兵由葱嶺赤谷兩道鼓行而西去  
單于城三十里止而營單于怪之使之問之曰漢兵何  
以來湯曰單于亡國本屈意東居故來議單于耳單于  
不知意旨猶豫無備因夜進兵圍其城暹明拔之斬郅

友單于以歸

鄭衆永平初為給事中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明帝遣  
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拜衆不為屈單于大  
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  
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班超永平中使西域為將兵長史既擊斬疏勒王忠遂  
通南道超乃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  
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諸部合五萬人救  
之龜茲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  
東果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  
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

物深車遂降龜茲等國各散退自是威震西域超既悉定西域諸國唯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二十萬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焉耆國有葦橋之險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及到焉耆去城三十里止營大澤中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捷支等二十人相率詣超超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陸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焉耆牛羊二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五倫書卷之四十一

五倫書卷四十二

臣道

御寶 善行

奉使下

列國 蜀鄧芝為尚書時後主初立丞相諸葛亮深慮吳王孫權聞先主殂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宜遣使重伸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以此猶豫耳芝

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蕩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吳遣張溫報聘於蜀蜀令之重往權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王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抱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吳趙咨為中大夫使魏魏主不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問其狀曰納魯肅於凡品聽也拔呂蒙於行陳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畧也不曰頗知學乎對曰王志存經畧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不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不壯其言

馮熙為中大夫使魏魏主不問曰吳王若欲脩宿好宜



當厲兵江關，懸旌巴蜀，而聞彼遣使脩蜀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蜀使直以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教，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罰必加，有罪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由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丕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囑以重利。熙不為屈，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蘓武何異？竟死於魏。

紀陟孫皓拜為光祿大夫，奉使於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隸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覆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僚陪位，御膳無恙，司馬昭饗之，百僚畢會，使覆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致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

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為之禮  
 唐蔣儼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為使者人  
 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最爾之國敢圖  
 王人如有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及至高麗為莫離  
 支所囚以兵脅之儼不屈乃囚儼窟室中其後高麗平  
 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

鄭元璫為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攻太  
 原詔起元璫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各中國元璫隨  
 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胡利  
 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  
 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

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  
 下約可汗為兄弟使駟銜箠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  
 蔑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何胡利遂引還太宗賜書曰知  
 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  
 哉

婁師德為監察御史時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歿師德奉  
 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  
 操牛酒迎勞師德諭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  
 漢中郡王李瑀唐宗室也肅宗即位回紇使請昏以幼  
 女寧國公主下嫁詔瑀攝御史大夫為冊命使至虜而  
 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瑀立帳下問曰王

天可汗何屬瑀曰從兄弟也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  
 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其結  
 婚好前此皆宗室子今公王乃帝女有德容萬里下降  
 可汗天子豈當以禮見安可踞受詔耶可汗慙乃起奉  
 詔拜受冊

蕭昉為國子祭酒太曆中持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讓  
 昉曰乃者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我直  
 衆失色昉徐曰國家戡定寇難功雖絲毫不可遺賞況鄰  
 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  
 甸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顙乞和昉曰天子卹舊功則隻  
 馬不得出塞下孰為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昉遣使

者約和

崔倫為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  
 倫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倫羅娑城閱六歲終不  
 屈乃許還及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

般侑為太常博士轉虞部員外郎時回紇請和親憲宗  
 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以侑為副既至虜庭回紇驕  
 倨見漢使盛陳兵甲與其相不拜欲受漢使禮侑堅立  
 不動宣命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留使者行人皆惶怖獨  
 侑謂虜曰今可汗是漢家子豈坐受使臣禮是可汗無  
 禮非使臣無禮也虜憚其嚴正卒不敢逼

宋盧懷忠為內酒坊副使時朗州軍亂太祖將討之遣懷

忠使荆南因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欲盡知之  
 懷忠還奏曰高繼冲甲兵雖多而控弦者不過三萬年  
 穀雖登而民苦於粟斂南邇長沙東距金陵西迫巴蜀  
 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矣帝召宰相謂曰江  
 陵四方五裂之國今出師假道荆渚因而下之萬全策  
 也乃以懷忠為前軍步軍都監遂平荆南以懷忠知江  
 陵府

李若拙太宗時為主客郎中直昭文館帝令齎詔書充  
 國信使以玉帶往賜交趾郡王黎桓若拙既至桓出郊  
 迎詞氣尚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  
 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則當首攻

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謂桓曰上  
 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自交州牙校  
 授之節制固當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  
 果明白大臣僉議以為朝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既  
 蠻賊為寇害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矣請發勁卒數萬  
 會交兵以剪滅之使交廣無後患帝曰未可輕舉慮交  
 州不測斬首或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  
 至清謐今則不復會兵也桓憮然避席曰海賊犯邊守  
 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恩過父母未加誅責自今謹守職  
 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向頓首謝

辛仲甫太平興國初以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党

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  
鷹犬材爾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  
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終不能屈

韓億為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皇后外  
姻也妾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  
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  
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  
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時  
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甚推美之

富弼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使契丹契丹主以用兵為  
言弼曰通好則歲幣盡歸於人主故人主專其利用兵

則所亡士馬人主獨當之故人主任其禍契丹大悟他  
日又以得地為言弼曰北朝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  
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契丹主遂不言  
地唯請議婚弼曰婚姻易生嫌隙不若歲幣之利夕乃  
約定歲幣而歸

劉敞擢知制誥奉使契丹素知屬山川道里慮人道自  
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問契丹曰自松亭趨柳  
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  
人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  
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  
孔道輔仁宗時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宴使

者優人以文宜王為戲道輔艷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  
邀道輔還坐且令之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  
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  
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  
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  
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為里水所破  
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  
國帝然之

高遵裕為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  
城諒祚中矢道會英宗晏駕遣遵裕告哀抵宥州下營  
夏人遣王監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責之遂易服既而  
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監曰剽掠輩爾遵裕曰若主  
寇邊扶傷而道斯言非妄邪夏人以為辱亟遣人代對  
終食不敢發口輒忿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雖小控  
弦十數萬亦能躬執棊韃與君周旋遵裕瞋目曰王上  
天縱神武母肆狂獫以干誅夷時諒祚規於屏間播弄  
使止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寧軍

錢勰音協神宗授左司郎中奉使弔高麗帝曰高麗好文  
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  
示示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  
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  
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

有職吾唯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衛胥敏徵宗時為祕書郎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胥敏  
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  
已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  
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果然遂置  
幣而返後復假給事中使金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使  
還言彼且大入勢不可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胥  
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知其兵已舉殊  
不為屈及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胥敏力爭  
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卒易以璽及投書欲令雙跪胥  
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卒單跪而受

乃被羈留半年至涿州新城與韓侂胄不遇遣人約相見  
且曰有例胥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豈可用北朝  
止一君耳皇子即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  
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而有  
二君也金人氣折聽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  
胥敏却不視曰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因  
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復為所留靖康初始還  
崔縱仕確山王薄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  
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右文殿脩  
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  
又三遺之書金人恐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詐

自陳聽還紂以王事未異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恣  
恨成疾竟握節以死

朱弁為通問副使使金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  
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  
悉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當遣一人詣  
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  
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  
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  
隳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  
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  
死不腐矣倫解印以授弁弁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

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  
其肉又忍北面臣之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忍飢  
待盡誓不屈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  
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  
國之威命朝至則夕死夕至則朝死又以書與後使洪  
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當舍生以全義又  
召被掠士大夫語之曰吾已得近郊地一旦畢命報國  
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  
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  
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

洪皓奉使至金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削及至雲中



本酋粘罕迫與副使官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官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殛萬段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偷生狗鼠聞其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劍夾承之皓不為動旁貴人皆曰此真忠臣也粘罕怒少霽遂流適于冷山雲中至冷山行兩月踰萬二千餘里地苦寒留虜十五年而歸

魏杞孝宗時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帝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且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平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具言天

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附人比還上慰藉甚渥

施師點孝宗假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朝議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不首先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請乾道九年遂有此事于上者帝嘉歎不已及後金使賀正且至關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守文价於班列指

阿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李宗時為太常少卿兼脩注官使金告光宗登寶

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

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

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

元速哥蒙古怯烈氏為人父若寶首內實沉勇而謀雅為

太宗所知命使金因俾覘其虛實語之曰即不還子孫

無憂不富貴也速哥頓首曰臣死職耳奉陛下威命以

行可無慮也帝悅賜所常御馬至河金人閉之舟中七

日始登南岸又三旬乃達汴及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

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爾能共脩歲幣通好不

絕則轉禍為福矣謁者令下拜速哥曰我大國使為爾

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卮飲之酒曰歸語汝王必欲加兵

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速哥飲畢即懷金

卮出速哥雖佯為不智而默識其地理阨塞城郭人民

之強弱既復命備以虛實告且以金卮獻帝喜曰我得

金於汝手中矣復以賜之

郝經世祖即位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告即位且定和

議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

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時宋相賈似道方

襄陽圍解有再造之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

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

徒

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  
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  
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  
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  
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  
別館前後十五年抗節不少屈先是至元十一年九月  
用蠟丸帛書一詩繫鴈足祝之北飛詩曰霜落風高縱  
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接弓繳窮海繫臣有  
帛書明年三月虜人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及伯顏帥帥  
問宋執行人之罪似道懼始遣總管段佑送經還

張立道世祖時以功累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宜撫使先  
是安南王陳日烜拒使者不受命遣將討之失利而還  
帝怒欲發兵丞相完澤等言立道嘗使安南有功今復  
使往宜無不奉命帝乃授立道禮部尚書佩三珠虎符  
賜衣段金鞍弓矢以行至安南界謂郊者曰語爾世子  
當出郊迎其世子日燭乃率其屬焚香伏謁道左既抵  
府日燭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罪為書曉之  
日燭曰比三世辱公使公大國之鄉小國之師也何以  
教我立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非能勝之也由其

真率衆深人不見一人遲疑而還曾未出險風  
蓋壞衆不戰而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

而技相 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  
汝戰不利不過遁入海中島夷乘釁必來寇抄汝汝食  
少不能支必為彼屈汝為其臣孰若為天子臣乎今海  
上諸夷歲貢於汝者亦畏我大國爾恤也聖天子有德  
於汝甚厚前年之師非上意邊將諉汝爾汝曾不悟不  
能遣一介之使謝罪請命輒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  
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矣惟世子計之日燭拜且涕泣  
日公之言良是也為我計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戰救  
死而已寧不知懼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北面再拜誓  
死不敢忘天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為賄立道一

無所受但要日燭入朝日燭日貪生畏死人之常情有  
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巖等  
隨立道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  
梁曾世祖命為吏部尚書再使安南朝臣薦陳孚博學  
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攝禮部郎中為曾副至  
安南世子陳日燭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  
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日燭以不庭之罪日  
燭遂出郊迎詔入自陽明門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往復  
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日燭所贈二  
人悉欲之

國 越失 往日本泛海至折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

其王良懷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  
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僻在扶桑  
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淮華夏  
而小國視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  
覬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一時雷霆風波漂  
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  
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誅我以好  
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今

聖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  
比我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我信即先殺我則爾  
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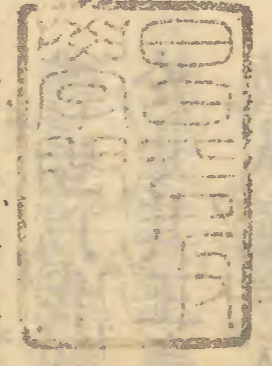
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  
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邪  
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遣其臣僧祖并僧  
九人隨秩入貢奉表無臣貢馬及方物

李思聰錢古訓俱為行人洪武二十九年緬國復遣使  
來訪百夷以兵侵其境上

太祖皇帝遣思聰等齎詔往諭之思聰發聞詔恐懼俯伏  
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刀幹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  
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強留  
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為醜思聰等為書諭却之謂中  
金玉為寶所寶者惟忠臣烈士強兵勇將

老子昭<sub>子</sub>昭<sub>子</sub>送使者還朝不為侵擾斯可以明爾忠君  
 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等設燕為樂率其部衆送之  
 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  
 物風俗道途之詳以進

太祖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五倫書卷之四十二

